

蝴蝶公墓

Butterfly Cemetery



蔡骏◎作品

一只拥有着美女和骷髅翅膀的蝴蝶，
一个背景隐秘、破茧成蝶的女孩，
一条通往蝴蝶公墓的神秘路线，
究竟是刻骨铭心的爱情，抑或是扑朔迷离的





蔡骏◎作品

butterfly
cemetery

蝴蝶公墓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蝴蝶公墓/蔡骏著.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80220-322-8

I. 蝴… II. 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4638 号

特约编辑:王 晋

封面设计:小徐书装

版式设计:张丽娜

蝴蝶公墓

出 版 人:田 辉

著 者:蔡 骏

责任编辑:齐丽华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100044)

电 话:88417359(总编室兼传真)68469781(发行部)88417417(发行部传真)

网 址:<http://www.zghbchs.com>

电子邮箱:cppl1985@126.com

印 刷: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监 印:敖 晔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6.5

版 次:200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0-322-8

定 价:23.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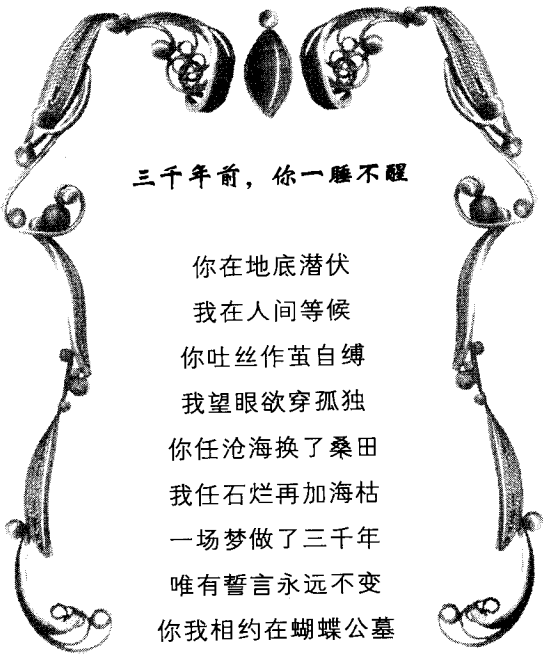
butterfly
cemetery

蝴蝶公墓

特别声明

本故事纯属虚构，不可能有雷同，抄袭盗版者
将受到“蝴蝶公墓”的诅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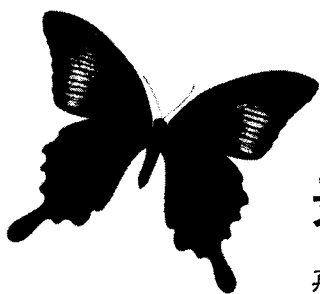
三千年前，你一睡不醒

你在地底潜伏
我在人间等候
你吐丝作茧自缚
我望眼欲穿孤独
你任沧海换了桑田
我任石烂再加海枯
一场梦做了三千年
唯有誓言永远不变
你我相约在蝴蝶公墓

在这个冷酷的夜
我走进荒凉废墟
看见墓碑上
刻着一对美丽蝴蝶
刹那间月光掉下眼泪

打开传说中蝴蝶公墓
今夜灯火无比灿烂
你身着七彩蝶衣
走遍茫茫尘世翩翩飞舞
打开传说中蝴蝶公墓
但愿时间就此凝固
你我用翅膀祝福
走遍前生今世梦魂几度

三千年后，你从梦中复活



目录

引子	／001
生命的第一层	卵／005
生命的第二层	虫／021
生命的第三层	蛹／095
生命的第四层	蝶／179
走出蝴蝶公墓	／227
番外篇 蝴蝶公墓前传	／245
原版后记	／251
再版说明	／255



“今夜，他将复活。”

“你说谁？”

“嘘——”牙齿间发出哆嗦的碰撞声，在漆黑的病房里清晰可辨，一个幽幽的年轻女声吟道，“他来了……”

房间里立刻鸦雀无声，几个人全都缩进被窝里。

1秒钟，10秒钟，60秒钟，那个声音渐渐从走廊里传来——“笃、笃、笃”，准确地飘进柳芭的耳朵里，她将脸深埋在自己的枕头里，生怕会有一只手掀开她的被子。

“依呀——”

门轴转动的声音响起，那个脚步声进入了病房，隐隐有道光隔着被窝亮起，但谁都不敢睁开眼睛把头探出被子。

少女柳芭几乎要把嘴唇咬破了，她感到那个影子就站在自己的床头。影子凑向她的枕边，伸手抚摸着她的身体，虽然隔着一层薄薄的被子，柳芭却能感到那双冰凉的手掌。

半个身体都要被冻僵了，她终于忍不住睁开眼睛，将头伸出自己的被窝。

刹那间，时间凝固。

幽暗的光芒猛刺入瞳孔，如猫眼般疾速扩大，将那影子完全摄入脑中……

10秒钟后，病房里恢复了一片漆黑，只是房门还敞开着，诡异的夜风呼啸而入。

有人从被窝里探出头来问道：“柳芭，你看到吸血鬼了吗？”

“我看到了。”

“上帝啊！”另一个人也颤抖着睁开眼睛，“吸血鬼长什么样？”

柳芭依然睁大着眼睛，灰色的眸子里荡漾着波光，嘴角微微翘起——

“非常迷人！”

“愿主宽恕你！”一个满头白发的病友在胸前划着十字，嘴里念念有词，“让吸血鬼下地狱去吧。”

18岁的柳芭穿着睡衣下床，来到子夜的窗户前。在病友们怨恨的目光中，她打开了紧闭的玻璃窗。

窗外是一片墓地。

她看到了数百个十字架，密密麻麻地树立在空地上。有的十字架下的泥土早已被雨水冲走，露出地下浅埋的棺木。一片奇异的白雾笼罩着墓地，几块高大的墓碑宛如站立的死人。她的心里重重地一沉，知道这也是病房的窗户永远紧闭的原因。

远处的一棵老槐树上，猫头鹰发出可怕的叫声，扑向墓地里肆虐的老鼠。

柳芭抬起头，月光异常明亮，轻轻地洒在她苍白的脸上，也照亮了这片荒凉的墓地。

月光照亮了她的嘴角处，那里隐隐有一道红色的血迹。

两年前，16岁的柳芭搬进了这个病房。卡申夫院长说她得了肺病，必须要在医院长期休养，否则很难活过20岁。面色苍白的她经常咳血，常常站在镜子前顾影自怜。她唯一的朋友是院长的女儿伊莲娜。有时她半夜偷偷打开窗户，看着外面荒凉的墓地，感到有个黑影从地下爬出来，伸出一只雪白修长的手……

他是吸血鬼。

白昼在坟墓中睡眠，夜晚爬到人间作恶，骗取少女们的爱情，吸取少年们的精血——他就在我们中间。

是的，柳芭看见他了。

看见他黑色的头发和眼睛，同样苍白的脸上，有一对鲜红诱人的嘴唇。

她还要再见到他，投入他的怀抱，轻吻他的红唇。

柳芭光着脚丫走出病房，穿过那道悬空的“天桥”，月光从玻璃顶棚落下，将她冷冷地沐浴了一遍。

正当她等待他的出现时，忽然听到走廊里传来几声惨叫。

凄惨的尖叫响彻夜空，如锋利的手术刀划破胸腔取出心脏时的啸叫！惨叫声还在继续，死亡的空气从病房里迸裂而出，飞溅到医院的每一个角落。

她的心似乎也被挖了出来，扑通扑通地在破裂的胸腔外战栗。

1分钟，2分钟，5分钟。

战栗在继续，惨叫声在继续，吸血鬼在继续。

终于，柳芭挪动步子回到走廊，循着最后那声尖叫的方向，来到有大壁炉的房间里。



壁炉里燃烧着绿色的炭火，照亮了她的眼睛，也照亮了那个“人”。

“晚上好，柳芭！”

一张微笑着的嘴唇，一抹淡淡的血迹，一双幽深的目光。

四分之一秒，在柳芭恐惧的尖叫声中，锐利的金属刺破了她的心脏。

。生命的第二层 卵



命运，犹如眼前没有尽头的路。

子夜0点整。

车窗外是茫茫黑夜，只有零散星光点缀。对面偶尔开来一辆卡车，灯光晃过，令人目眩。这辆3.0的越野车一路颠簸，连后排的数码摄像机也被晃得厉害。

越野车里有两女一男，坐在前排副驾驶座上的女孩回过头来，脸庞居然是暗绿色的——原来夜视灯正对着她。女孩长得还不错，长发下是20岁的脸颊。

雨点砸在挡风玻璃上，大光灯照着双向四车道的路，两边是郊区的绿化带。十字路口既没有红绿灯，也没有路牌。开车的小伙子放慢车速，犹豫间做出了选择。

“确定左转吗？”

坐在后排的女孩端着DV，用夜视模式摄下这一切。

突然，坐在前排的女孩回头喊道：“冰雨，你快看！我们晚上9点钟就经过这里了，现在还在这鬼地方转圈——开进黑煞阵了吧？”

开车的小伙子终于暴怒了：“你再敢说一句，我就对你不客气！”

这气势终于让前排的女孩安静下来，没有人再说话。越野车在午夜的路上开着，DV画面也稳定了许多，只有发动机在轰鸣。挡风玻璃上的雨点越来越密，雨刷像扇子一样刮来刮去。这样的野外，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古老的奇怪传说。

前方，灯光渐渐亮起，路边出现了一些厂房，还有些高楼隐藏在夜色中。

“快到家了吧？”坐在前排的女孩忍不住问。

突然，车前灯扫过一个路牌。

坐在后排叫冰雨的女孩，立即喊道：“等一等，看看路牌！”

越野车本来已经开过去了，小伙子也马上刹住车，把车倒回去几米。

终于，车窗边出现了那个路牌——

黄泉九路

在孤独的路灯光线下，这四个字隐隐发出血红的反光，如墓碑铭文般醒目。荒郊子夜，雨点如飞虫般闪过，似乎穿入了冰雨心里。她那端着镜头的手微微地一颤，能听到牙齿间的战栗。

越野车里的三个人几乎异口同声：“黄泉九路？”

小伙子对长发女孩愤愤地说：“快到家了？这就是你的家吗？”

长发女孩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吓得快要哭出来了。

“《地狱的第19层》里写到过这个路名！”冰雨说话了，她把镜头对准路牌上的字，“没想到真有这条‘黄泉九路’，我们来到小说里写到过的地方了！”



“不会搞错吧？怎么开到这鬼地方了。”

“别害怕，之所以我们会恐惧，只是因为‘黄泉’‘九泉’之类的词罢了。其实有黄泉九路，就一定有八路、七路，笔直开过去就会找到出路的。”

“不管是哪一路，总之都是‘黄泉路’！”

小伙子也不管说话是否犯忌讳了，他转动方向盘向前开去。镜头迅速远离路牌，“黄泉九路”四个字消失在夜色中。

不知又开过多少路口。两边大多是厂房，或者建筑工地，要么干脆就什么都看不清，基本上没见过人影。

“等一等！”

端着DV的冰雨叫了起来，她调整了一下镜头焦距，对准车子右前方。

果然，路边依稀有一个白影浮现，在黑夜笼罩下简直像UFO。

坐在前排的长发女孩也注意到了：“那是……什么……东西……”

小伙子脚下的车速放缓，车前灯打足了照向前方。

居然……居然是一个白衣女子！

女子没有撑伞，就那么站在雨幕里，从头到脚都是一身白色衣裙，像是终南山古墓派的传人。长长的黑发遮住了她的脸，看不清长什么样子。

随着汽车逐渐靠近，那女子抬起一只手，轻轻地挥舞了两下，做出拦车的手势。

“这半夜黑灯瞎火的，她怎么会孤身一人在路边拦车呢？”坐在前排的长发女孩很是害怕，“我看她有些邪门，不会是强盗的诱饵吧？”

小伙子踩下了刹车：“肯定是遇到了什么意外，或者——碰上坏蛋了？”

越野车停在白衣女子身旁。冰雨打开右后车门，同时，一阵奇怪的风吹进车厢，将坐在前排的女孩的长发吹乱了。车外雨点也随风打在镜头上。将镜头对准车外，只见午夜幽暗的路灯下的一袭白衣。

神秘的女子依旧垂着长发，弯腰屈身跨进了车门。

夜视镜头里，白衣女子的脸依然发绿，但要比其他人更浅些。这张脸很漂亮，一双大眼睛引人注目，眉毛和鼻子也很标致。再加上一张年轻的瓜子脸，乌黑垂下的长发，一身如雪的白衣，真像是蒲松龄老先生笔下的人物。

她的头发和衣服都被淋湿了，脸上有一些深棕色的血斑，嘴角似乎也有这样的血迹，双唇显出另一种可怕的颜色。

长发女孩战战兢兢地回头问道：“出了什么事？怎么会半夜站在路边？”

白衣女子茫然地摇了摇头，眼神中隐藏的幽怨，透过镜头传递到冰雨的心底。

“有人欺负你了吗？你脸上的血是怎么回事？”

神秘的白衣女子抬起左手，摸了摸自己的脸，嘴唇微微有些颤抖，就是说不出话来。

“看样子她真受到了惊吓，先送她去医院吧。”

开车的小伙子说：“我连这是哪条路都不知道，怎么找得到医院啊。”

冰雨在镜头后问白衣女子：“对了，你知道这是什么路吗？”

终于，神秘的白衣女子说出了三个字——

“黄泉路。”

冰雨的DV又是一颤，白衣女子嘴角上扬，目光直视着镜头。

同时车子晃了一下，开车的小伙子显然也被吓到了。镜头好不容易重新摆稳，车子继续向前开去。窗外仍然是茫茫无边的雨夜，一些零星的灯光忽而闪过。

坐在前排的女孩小心翼翼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啊？”

白衣女子依然只说三个字——

“鬼美人。”

这三个字说得异常清晰，车子又猛晃了一下，差点撞到了旁边的行道树。

冰雨原本冷静的声音也战栗了：“你说什么？鬼——美——人？”

白衣的不速之客微微颌首。

“你从哪儿来？”

神秘女子的眼神有些异样，忽然把头靠近了冰雨，眼睛几乎已贴着镜头了。

一个幽幽的女声——

“蝴蝶公墓。”

时间突然凝固。

几秒钟后响起了一阵啸叫，DV镜头上出现一个黑色的东西，像毛毛虫一样蠕动着爬过。

坐在前排的女孩尖叫起来，冰雨的DV镜头也天旋地转——在黑色与绿色不断交替的光影中，男人与女人齐声惨叫，仿佛有人用刀子割他们的肉。

突然，挡风玻璃上出现许多深色污点。镜头前有什么飞来飞去，不计其数的小黑点，像夏夜里扑火的飞蛾，密密麻麻地飞向驾驶座。

这时对面闪过一道强光，伴着男女声凄惨的尖叫，隐隐看到一辆大卡车，正冲破雨幕向他们冲来。

瞬间，眼前又是一阵剧烈摇晃，同时响起巨大的轰鸣声。整个世界乱成了



一团，鲜血般的液体喷射上镜头。

回到阿鼻地狱——

就在尚小蝶忍不住要喊“救命”时，液晶屏突然变作一团漆黑，耳机里也没有了任何声音，世界末日？

蜷缩在黑暗寂静的女生寝室里，宛如从噩梦中醒来。她摸了摸自己胳膊，刚才觉得手臂如刀割般疼痛。原来流下来的并不是血，而是冷汗。

还在不停地喘气，窗外吹进来的风更凉了——仿佛车门就开在她身边，视频里神秘的白衣女子，伴着夜风来到寝室坐在上铺，玉手搭着小蝶的肩膀，献上冰凉如铁的红唇。

小蝶索性披上一条毛毯，再壮起胆子看看电脑。这段视频已全部播放完毕了，总长度 23 分 13 秒——故事在地狱中结束。

晚上 22 点 30 分，宋优还在寝室里上网，曼丽好像已经睡熟了，田巧儿和白露依然不见踪影。没人感到上铺的异样，也没人察觉到尚小蝶的恐惧。好像她在另一个世界，笔记本里播放的那段视频，发生在另一个星球。

视频藏在一张光盘里，她把光盘从笔记本里退了出来。

光盘正面就像古代的铜镜，映着她模糊的眼睛和嘴唇……

6 月 6 日清晨 5 点 55 分

一望无际。

眼前是混沌的宇宙，在天际线的穹顶弯曲处，包裹着白色半透明的次级卵膜；她蜷缩在卵体中央，冰凉的手脚几乎抓在一起，变做沉睡的卵细胞核；周身都是凝胶状的细胞质，充满着微丝和环层板，内质是富有营养的囊卵黄。

这是她的宇宙，时间与空间的“奇点”，等待大爆炸那一刻的到来……

2006 年 6 月 6 日星期二，凌晨 5 点 55 分 55 秒。

小宇宙引爆。

在 0.01 秒的世界无限膨胀后，女孩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卵生在女生寝室的右上铺。

晨曦透过花布窗帘乍泻，瞳孔失去了眼皮保护，微光如毒箭刺入，视网膜轻轻地呻吟。

天花板是虚无的昏暗，五人女生寝室的轮廓已渐渐清晰——对面上铺隐隐传来田巧儿的欧洲香水气味，自己下铺宋优吃剩的隔夜蛋糕味，抑或曼丽那精致的小零食们的诱惑，还有白露那一叠旧书的油墨味，

最奇怪的气味却在自己脸上，浓郁的芳香充塞鼻息，如古寺神龛前缭绕的香烟，又似清明坟头烧剩的冥钞气味。

女孩伸手摸了一下，手指上多了张美丽的脸。

这张脸仅有邮票大小，在红色的背景衬托下，有粉色的脸颊、蓝色的眼睛、棕色的眉毛、卷曲的绿色长发、鲜艳如血的双唇，这是如雕塑般的绝色美女，化上了最浓烈的彩妆，只有在古希腊戏剧里方可得见。

仅保持了不到5秒，这张脸就变成一个骷髅，漆黑的背景上的一堆白骨，深深的眼窝燃烧着鬼火。

心头狂跳起来，手指也僵在半空。任由美女与骷髅的脸庞，不停地来回交替。

寝室里又亮了些，她将迷糊的双眼睁得更大，才发现美女与骷髅两边都存在，只是不断地扑扇着翅膀。

一只蝴蝶。

停在她左手指尖上的，是一只蝴蝶。

美女与骷髅——是蝴蝶两片翅膀上的图案。

这只蝴蝶身长相当于两张大头贴，双翅展开还要更大。头部是白色的，前端有火红的、长长的触须，整个躯干和脚纯黑，细看上面还有许多绒毛，一对大大的复眼，正如人一般凝视着她的双眼。

最奇特的是它翅膀上的图案——

左边翅膀上是一张美女的脸庞，竟和化着彩色浓妆的人类美女一模一样。

右边翅膀却是一个人类的骷髅头，黑底白骨似乎刚从坟墓里挖出来一样。

一边是鲜艳的生命，一边是恐怖的死亡。

人类生命的两极，同时呈现在这只蝴蝶的一双翅膀上。

女孩缓缓地摇了一下手指，这不速之客竟丝毫不怕，翅膀上闪闪的彩色鳞片，发出幽魅的香气。

于是她用力挥舞左手，蝴蝶从指缝间轻巧地逃走了，停在寝室写字台上。美女与骷髅交替变幻，仿佛向她发出某种挑衅。

她戴上眼镜，披上外衣，光着脚丫爬下上铺，幸好没吵醒室友们。她轻轻地扑向写字台，几乎要抓住蝴蝶的一刹那，它又一次逃之夭夭，飞上了门锁把手。



她穿上凉鞋抓过去，蝴蝶又灵活地飞开；在她抓住门把手的同时，门开了一条小缝，蝴蝶如薄纸片飞了出去。

女孩追出门去，清晨6点，阴冷的女生楼内，青灰色的走廊上不见一个人影，只有那鲜艳的蝴蝶，忽上忽下地飞舞着。

当她追到楼梯口时，蝴蝶也摇摇摆摆地飞下了楼梯。她紧紧地跟着蝴蝶，一口气冲出了女生宿舍楼。

当所有人都在梦里时，她却在清晨的露水中，追逐一只奇异的蝴蝶。它在她眼前翩翩飞舞，女孩几度伸手要抓到，却差之毫厘功亏一篑。

蝴蝶调皮地扇动着翅膀，一路留下暗香，飞出了S大宿舍区，但它既不飞高也不飞远，一直保持在她视线之内。真是个狡猾的家伙。

踏过潮湿的小径，她跟着蝴蝶来到学校花园——“蝴蝶花”，这里就是它的老巢了？

没想到蝴蝶又飞出花园，她捂着衣领满腹狐疑地跟下去。小道越来越荒凉，周围的建筑也越来越陌生，这是清晨校园偏僻的一角。尽管考进S大已快一年，但女孩还从没来过这里。

鲜艳的蝴蝶，在这单调的清晨异常醒目，尤其是翅膀上的美女与骷髅——绝大多数生物体都是左右对称的，以往见过的蝴蝶或飞蛾，两边翅膀也都是是一样的。但她从没见过左右两边不一样的动物，这完全违背了大自然规律，好像偏要和达尔文较劲。

而美女与骷髅的两片翅膀尤为可怕，分别代表了美好与死亡，不知它要飞到哪一边去？

蝴蝶飞进了一片夹竹桃林。

那是一片盛开着的夹竹桃，红色与白色的花朵交替闪烁，还有凋零的花瓣在泥土下慢慢腐烂。她也曾喜欢过这种花，尽管爸爸告诫过她许多遍：夹竹桃有毒。

蝴蝶在有毒的鲜花里穿行，穿过那些深绿色的竹叶，飞向花丛间的小河。

这条河孤独地流淌在校园最荒凉的角落，不到10米宽的两岸，开遍了夹竹桃花。

那只蝴蝶飞出树丛，来到河岸边一块空地上，这里没有夹竹桃，只有一大片荒草。

第一次来到这条小河边。

河水绿得让人心里发痒，那不是天然碧水的那种绿，而是充满着水生植物